



家乡的戏台

□ 刘春柳

“回到哪儿了,大开台戏要开始了!”

从县城回村子的路上,我已接到母亲三个催促我的电话。我们回到村口,已听到村前戏台传来的锣鼓声、二胡声。村道上停满了小汽车,难以找到停车的地方,只好开到老屋的院子里,一下车就奔向戏台。

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安装了太阳能灯,到处一片亮堂,沿着熟悉的小路,几分钟就到了戏场。戏场里坐满了人,找到母亲,我们坐在长板凳上。一坐下来,那熟悉而温暖的感觉就回来了,好像出走了很久的孩子回到了久违的家。

“今晚演《雨仔落泱泱》,县里雷剧团正旦会唱戏,昨晚唱得太好了,戏散了之后,很多人不想走,还想听呢。”母亲在耳边絮絮叨叨地跟我说着戏的精彩。

儿时,最期待的日子是农历三月廿八,这天是我们村的村社。一大早母亲就叫醒了我:“戏班子来了,大卡车拉着戏箱子来了。”我一骨碌爬起来,穿上鞋子就往戏台跑去。说是戏台,平常一点都不显眼,无非是用红土和石头堆起来的高台子。但戏班子来了就不一样了。戏台边已经围着不少孩子,师傅们在搬箱子,箱子搬完之后,开始把红绸布绿绸布挂在戏台的横梁上,一幅幅背景图绸布挂上去,大喇叭安上去,照明灯装上去,红地毯铺上去,本来一无所有的戏台一下子就变得华丽了起来。几个顽皮的小男孩索性在地毯上翻起跟头来。

傍晚时分,戏台上的大喇叭响起,锣鼓敲起来,人们像听到命令似的,扛着长板凳就向戏台聚拢。其实,几天前人们就占好了看戏的“地盘”,戏班子来了之后才搬凳子、椅子去安放。大人们坐在凳子、椅子上,小孩子们就铺一张草席在地上,可坐可躺,看到半夜实在撑不住了就睡觉。东边的矮墙上也坐满了一溜人,西边是卖东西的。邻近村

子的人骑自行车来看戏,他们坐在后座上,小心翼翼的,怕摔着。戏台就像个点着了的大火炉子,暖融融的;更像往大池塘的水面上丢了一块石头,“当”一声,热闹就一圈圈漫出去了。

开始演戏了,戏台上是花花绿绿的衣裳、花花绿绿的脸;戏台底下是花花绿绿的汽水、花花绿绿的小食摊。卖虾饼的、卖甘蔗的、卖西瓜的、卖气球的、卖冰棍的、卖白切鹅的……上头下头一样热闹。孩子们像猴子一样在人群中穿梭着,手里拿着吃的东西,戏台上的矮个子演员正在翻跟斗。

此刻,戏台就是整个村庄跳动的中心。

曾祖母总说:“每年一唱戏,村里就热闹,远方的人才回来,这戏要年年唱下去。”

我最感兴趣的是到戏台后面看演员化妆,看着他们把戏箱一个个打开,装着彩衣彩裙的箱子好像把春天的色彩都收藏在里面:晨雾的月白、茶花的大红、禾苗的翠绿、苦楝花的淡紫、蒲公英的嫩黄、桃花的粉红、溪水的淡绿……这些颜色随着他们飘动的裙摆荡漾开来,仿佛春天从未远去。

戏班子在村里唱了四晚的戏,第五天早上,他们就会把戏箱子搬上大卡车离开。戏场上留着人们丢下的一些瓜果皮、纸片子什么的。戏台上就剩下一个土台子,空落落的,像一个梦。那时候,我曾天真地问过母亲:“为什么他们不留下来一直在这里唱戏?”母亲说:“戏班子是一个旋转的陀螺,不能停下来的。大卡车运着戏班子到处转,大卡车能到的地方,戏班子就能到。大卡车不能到的地方,戏班子也能到。春天能到的地方、风能到的地方,戏班子就能到。”

看着大卡车把戏班子带走,我的心里有点不舍,多么希望能够跟着他们去不同的村庄演戏、看戏……

记得读初中的时候,戏班子走后不

久的初夏,一场暴雨过后,戏台坍塌了,倒了几根水泥柱子。村里重建了一个戏台,中间夯实了红土,周围用水泥抹得严严实实的。重修后的戏台结实、耐用,遗憾的是还是露天的,一到下雨天就不能演戏,舞台也被淋湿,很不方便。

当小洋楼如雨后春笋耸立在村子里的时候,人们觉得村前的戏台有些简陋了,是时候改变改变了。父亲是村长,他理所当然挑起了建设文化楼的重任。他发动村里人出钱出力,工程如期开工,文化楼的框架很快搭起来了。看着日渐完好的文化楼,奶奶说:“以后再也不怕下雨的日子了,就算是下雨天我们照样可以看戏了。”

建设完工的文化楼,高大坚实,耸立在村前的田野边,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文化楼旁边还配套建设了演员的宿舍、厨房,一应俱全。在几棵老树茂盛枝叶的掩映下,别有一番幽雅之意。

大开台戏后,开始演《雨仔落泱泱》,这部优秀的雷剧曾在省里获得大奖。戏台上,正旦扮演的女主角正在唱着和丈夫分别后的思念之情。戏班子的舞台设计与与时俱进,之前的背景画被宽大的液晶屏幕代替了,丰富多彩的图画视频,让观众的眼睛应接不暇,动感的音乐、闪烁的灯光,恍如走入舞场。这喧闹的场景,我不由得怀念起儿时在戏台前看戏的那些美好岁月。我迷恋那些看戏的夜晚,天黑下来的时候,打开灯,锣鼓响起来,戏台就鲜亮得耀眼,其他世界都是黑的——戏台变成了大地上的宫殿,唱戏的演员,妆上脸,穿上戏服,上台演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

戏结束了,我们离开了戏台。这里成了我每年回来看一次戏的地方,也是每年回来重温一次儿时岁月的地方。感到庆幸的是,当我们远离家乡的时候,还有一个地方永远在这里等着我们回来,还有一个珍藏着美好的记忆,这是弥足珍贵的。

听雪

□ 常玉国

冬日的舞台,雪是主角
轻盈地旋转,飘落
像一群灵动的蝴蝶
舞动在清冷的天涯

听雪,听那细微的情话
每一片都藏着神奇的密码
落在屋顶,似精灵飞过
给烟囱戴上白色的花

雪花飘进树林,轻抚枝丫
与松针共弹奇妙的琵琶
奏响寂静中最美的琴音
小鹿静静聆听,忘了归家

冰湖上,雪如轻纱
覆盖着曾经的喧哗
听那“簌簌”的声响
是岁月在悄悄说话

冬日里,听雪落下
心也变得澄澈无瑕
在这素白的世界里
等待希望的新芽萌发



冬日桃语

□ 杨彩霞

风吹起一地寂寥
褪尽了青绿的桃树
宛如岁月里孤独的行者
任虬曲的枝桠
刻满斑驳的回忆
在无声的时光肆意游走
粗糙的树皮
犹如一部古老的史书
撰写着往昔的故事
裸露的枝条
头顶日月星辰
守候那片蔚蓝的天空

素雅亭立的桃树
俨然圣洁的云中仙子
枝头悬挂的霜花
如无数闪耀的钻石
错落有致地镶嵌在晶莹的殿堂
黑与白的枝影交错
雕琢着高冷的绝美曲线
蛰伏寒冬的智者
在水墨交融的世界中潜心修行
来年那一抹淡淡的嫣红
璀璨如星,翩跹若鸿
惊艳了流年

酿坛米酒好过年

□ 李季

进入腊月,村里家家都开始酿米酒。

把淘洗干净的糯米放进凉水中浸泡半天,再沥水冲洗一遍,放到箅屉上蒸熟,冷却后,拌入酒曲,装进土坛子里密封,置于屋角,坛子外围上一层破棉衣或褥子保温,大约一个星期出酒后,掀开坛口加入适量清水,再密封三五天,米酒就酿成了。

米酒古称醪糟,据考证,9000年前漯河贾湖人已经开始酿制米酒。醪糟作为传统饮料,已经在中华大地飘香多年。因为没有经过蒸馏,这种民间的米酒有酒的芳香,却没有酒精度,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食用。米酒的吃法很多,有米酒糟鱼、水果米酒、米酒煨蛋、米酒丸子等等,最常见的吃法自然是米酒汤圆。

米酒因有天然甜味,深受小孩子喜爱,我们直接就叫它“甜酒”。念到“甜”字,我们的嘴角会微微上扬,露出四颗牙齿,展现出微笑。插秧、割稻、碾米、

酿酒等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辛勤劳作,就是为了过年时这一时刻的甜、这一刻的笑。

乡下过去没有吃夜宵的习惯,除了过年时。米酒汤圆就是年下最常见的夜宵,汤圆软糯,米酒香甜,大人孩子都非常喜爱。寒冷的冬夜,窗外风雪交加,一家人围着火炉,每人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米酒汤圆,想想就心生暖意。

除夕晚上,小孩子往往会和大人一起守夜,我们称之为“熬福”。新年的钟声敲响时,母亲们回到厨房,重新生火煮一锅米酒汤圆,一家人每人喝上一碗,既挡饥饿,又可以御寒。孩子们小脸喝得红扑扑的,暖暖和和地钻进被窝,进入梦乡。

正月家里来人拜年,酒席往往能吃到半夜,大鱼大肉吃好了,米饭、面条也吃不下了,酒足饭饱之余,喝上一碗米酒汤圆,既解酒又解腻。

家酿米酒大都没有酒精度,但有



时加入酒曲过多,或是加水太少,或是发酵时间长了,或是不可知的原因,米酒就有了酒精度,而我们又不知道,往往吃一碗米酒汤圆就吃醉了。大人们看见捧着碗呵呵傻笑的孩子,笑着说一声“这孩子醉了”,然后张罗孩子上床睡觉。我也有过喝米酒喝醉的经历,晕乎乎的,感觉自己像羽毛一样轻盈,双脚一跳,就会飘到半空中。

真希望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正睡在老家的床上,阳光洒满窗棂,窗外喜鹊喳喳叫,有亲戚来拜年了。